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三九・集部・別集類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潛研堂詩集十卷 潛研堂詩續集十卷（文集卷二十七至詩續集卷十）

〔清〕錢大昕撰

笥河詩集二十卷 〔清〕朱筠撰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于淳熙戊申八月脫藁于嘉泰甲子四月閏十有七年而成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槩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一

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以移陰柔不能姦故亾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亾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亾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至於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以意易其次第又輒補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凡二十三字於其孰能與于此哉之上此則宋儒師心之失不得曲爲之諱也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古周易章句外編卽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荅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今讀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樗也又稱聞人茂德先生茂德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迥所受業者而史云授經學於某某是誤仞爲迥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卽寧陵之古名而傳云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二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曩有客讀朱文公本義畢謂予曰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注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得毋有脫句乎蒙無以應也今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乃是咸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蓋咸速常故久俗本譌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又雜卦遺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正同可證文公本義猶未誤或據流俗本以訾考亭豈其然乎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薛季宣書古文自序以爲卽隸古定本然唐初諸儒未

有言及此本者陸元朗言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薛所傳者得非陸氏所解穿鑿改變之本乎鼂公武嘗得古文尙書刻石蜀中今世亦無傳大約與薛本無異愚嘗謂孔壁古文增多二十四篇與今篇目迥異就令薛所傳果卽隸古定書亦是梅氏私定非真安國本何可援以爲信耶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雙湖胡氏於易詩皆有撰述此書專宗朱氏集傳集傳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三

之外又采語錄諸說益之謂之附錄次采集諸儒說謂之纂疏間出己意則加愚按以別之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其體例皆昉於此然雙湖於鄭風多兼取序說澤陂取漢氏說以有美一人指洩冶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作於魯文公時閔宮之新廟卽僖公廟也作泮宮克淮夷皆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詞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史之闕文幸有魯頌以補之同出一聖人之手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皆自具識解非專阿徇紫陽者至經文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今本直改作奚婁豐年婁下注力注反今本直改作屢祇自底兮下引劉氏

曰當作痕與瘡同倉貧反今本無之然則今世所行集傳爲後人改竄者已不少矣又如注中匡衡之爲康衡本避唐諱今本亦改爲匡惟此尙存廬山眞面目此書爲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予從寶山羅店朱氏假閱之

跋春秋左氏傳朱本

吳門黃氏購得朱槧左傳不全者兩本一爲大字本一爲小字巾箱本而小字者尤精妙其於昭廿年衛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諡一節注云皆死而賜諡傳終言之則兩本竝同乃知何義門所言之不妄然予終未敢以此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四

本爲可從者何也左氏文極精嚴一字不可增減常事不書非常則特書傳之恆例也卽以諡言之諸侯薨而臣子諡之常也傳於諸侯之諡皆隨文互見而未嘗特書惟楚成之諡曰靈不暝曰成乃暝以其非常而書惡商臣之悖逆也楚共之請爲靈若厲而子囊易之以其非常而書嘉子囊之達禮也大夫死而諡皆君所賜亦常也傳於大夫之諡皆隨文互見未嘗書其君賜某人諡曰某子者而於此特書是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例也若果死而賜諡及墓田當云衛侯賜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以齊氏之墓田何須云賜諡曰某子耶或謂生而賜

諡是豫凶事傳何以不言非禮是又不然傳言非禮者皆事之近於禮者也若夫禮之甚者直書其事而非禮自見不待言也或謂杜注終言之死者人之終可爲死而賜諡之證此亦不然二臣雖生而賜諡未必卽在是年因納公從公事而牽連及之亦傳之常例耳相臺岳氏及淳熙種德堂本皆與王厚齋所見本同吾從眾可也

跋春秋餘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諡儀爲義今攷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諡之證也董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五

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漢初改諡爲義之證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字訓詁云人所宜訓義云已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稱春秋者皆左氏經傳若公羊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此後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詆說文爲秦篆甚矣其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又

第十六卷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醴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子謂尊

當爲遵机當爲机周禮遵人四遵以饗爲首醴人四豆以韭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遵實隸書遵或省彳因譌爲尊爾古者盛黍稷以簠簋古文簠作机今書爲机亦字形相涉而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范武子穀梁集解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杜預皆舉其姓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鄭嗣四人與范同時曰邵曰秦曰雍曰凱則其子弟其稱先君者甯之父汪也序云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者謂升平五年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是年歲在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也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其卒當在簡文之世甯撰次集解宜在豫章免郡之後序云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攷隋書經籍志有徐邈穀梁傳十卷徐乾穀梁傳注十卷其餘諸家皆失傳賴范氏書得存其一二耳徐邈書楊氏作疏屢引之徐乾官給事郎亦見於隋志晉書范甯傳止載子秦一人楊疏所引長子秦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子凱字季倫當出於臧榮緒晉書也

跋儀禮集說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六

君善此書不顯於元明之世自納蘭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其說好與康成立異而支離穿鑿似是而非吾友褚刑部寅亮有儀禮管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矣既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爲圉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爲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七

跋禮記纂言

禮記本四十九篇此書止三十六篇者別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而出之而曲禮檀弓雜記不分上下也又別其類爲四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藻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也曰喪禮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也曰祭禮四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也曰通論十二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也此書詮解詳贍勝於陳可大而明以來取士舍此用

彼者以經文少十篇而一篇之中前後移易於初學誦習不便也子家所藏則明崇禎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晉陽張養所刊有新城王象晉序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第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毀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八

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亡佚過半宋元以後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而儀禮周官亦東之高閣士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爲醇而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厘存者寔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輕此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藝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畧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

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蓋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上式言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禮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

跋逸周書

說文木部彙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闕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悟許氏所見本云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九

彙疑沮事後人轉寫脫彙字妄於句尾添一闕字而二徐不能是正也彙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據當是古本魏晉人希識古字故多誤改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第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蒙竊病焉茲見金昌袁氏又愷所藏宋槧爾雅疏單行本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攷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尙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

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攷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爲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尤與尙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攷士衡名耶卽此可徵邢叔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

跋四書纂疏

趙格庵以咸淳六年正月入西府其冬除參知政事十年二月罷在政地四載雖未有奇節亦無瑕玷可指其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十

卒在德祐二年初無仕元之迹而倪燦補藝文志實諸元人之列殊不可解其注稱資政殿大學士則元代無此職名仍是宋官耳揆厥所由特以宋史不爲立傳而黃晉卿格庵先生旣表有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有三日薨於里第一語疑其曾受元職耳然其文云公自福州代還知時事不可爲憂懣成疾醫以藥進麾使去曰吾可死矣又云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其銘詞云允矣明哲歸潔其身則格庵之未嘗仕元審矣晉卿身爲元臣而格庵之卒恰在宋亡之歲故不稱德祐而稱至元非有不滿之辭也王應麟黃震皆

卒於元代不妨其爲宋臣何獨於格庵而疑之倪志舛誤極多而此條關係格庵名節且恐爲攻道學者藉口故不可不辨并以告後世之讀是書者

跋經典釋文

自六書之義不明經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從而譌陸元朗集錄諸家音往往不能定而兼存之尋其條例當以先者爲優後者爲劣今攷之亦未盡當如周禮搏埴之工釋文兼收國博二音依前音宜從專依後音宜從專據鄭氏注搏之言拍也拍與搏聲相近則經文當用搏字而讀如博矣尔正釋山篇小山岺大山岨釋文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七

胡官反又兼存袁恆二音依前二音字當爲岨依後音字當爲岨二字說文皆無之尋小山及大山當取絲互之義則讀如恆者爲正矣釋艸篇葳蕤釋文兼收悲居郡居羣三音依前音宜從麋依後二音宜從麋說文有據無據且葳蕤爲雙聲則文當作據而讀如麋矣釋艸又云葳小葉釋文豬葉反又阻畱反依前音宜從耶依後音宜從取說文有葳無葳亦當以後音爲正左氏成四年取汜祭釋文兼收凡祀二音依前音當从已依後音當从已杜注成皋縣東有汜水今土人讀如祀音則文當作汜而讀如祀矣文十一年錫穴哀十二年

戈錫釋文並音羊又星歷反若用後音字當爲錫今無以辯之

又

陸氏自序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攷唐書儒學傳秦王平王世充辟爲文學館博士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是元朗於高祖朝已任博士史雖不言其卒年大約在太宗貞觀之初若癸卯歲則貞觀十七年也恐元朗已先卒卽或尙存亦年近九十不復能著書矣且在國學久次不當始云承乏竊意癸卯乃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元朗嘗受業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七

於周宏正宏正卒於太建中則至德癸卯元朗年已非少本傳但云解褐始興國左常侍不言爲博士恐是史家脫漏細檢此書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陳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絕不一及又可證其撰述必在陳時也

跋羣經音辨

羣經音辨七卷朱賈文元公昌朝在經筵日所進初刻於崇文院南渡再刻於臨安府學三刻於汀州寧化縣學康熙中吳門張士俊以汀本重刻字畫端謹可稱善本宋初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同必準諸陸氏釋文無敢少有出入熙寧以後儒者競以已意說經

視注疏如土苴而音之戾於古者多矣此書之存亦中流之一壺也其所引經文如書島夷皮服祀無豐于尼惟其敦堅茨平來以圖春秋傳釋感於敝邑苑何忌苑羊牧之禮記慈藻處末廣夾不中度先飯拜嘗儀禮綏足用燕几較在兩皆與今本不同尋其義大較勝於今本蓋北宋去唐未遠猶有師承故也

跋說文解字

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源流者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于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三

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弋音不知弋亦從弋聲也經取至聲徐以爲當从矩省不知矩亦從至聲也配取已聲徐以已爲非聲當从妃省不知妃亦從已聲也卦取圭聲徐以圭聲不相近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嘆取董聲徐以爲當从漢省不知漢从難省聲難仍从董聲也後取殿聲徐以爲當从譬省聲不知殿本从屍聲譬乃从殿聲也屍譬古今字隸取臬聲徐以臬爲非聲不知臬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輶取輿聲徐以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環从袁聲環還

翻煨僂環之類並从環聲古人讀最如環詩獨行最聲釋文本作煨煨與最聲相轉故多假借通用非環最有異聲也煨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攷劉表本作煨煨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煨之與嗃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能取已聲徐以爲非聲按台能皆以已得聲古人讀能爲奴來切漢諺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鼈三足乃有此音也聲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從軍聲軍轉爲威猶斤轉爲幾所圻斬折之取斤聲揮聲之取軍聲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十四

皆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讀取護省聲徐云護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護護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讀爲護之轉聲猶鳳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兌取合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合轉爲說猶殄轉爲飪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濁取丙聲徐以爲非聲按丙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折得聲濁从丙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移取多聲徐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蓋古有此音按移彫趙望皆取多聲猶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繆諫清湛湛而灑滅兮涸淖淖而日多梟鴞既已成

羣分元鶴弭翼而屏影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精神回
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
降古音日亾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爲二而徐亦未之知
也虔取文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人眞文先
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
綱董此不虔此古人讀虔如矜之證而徐亦未之知也
取取交聲殿取交聲徐皆以爲非聲按覺學本蕭宵肴
豪之入聲鈞从勺輓从包幫从高駁从交徐皆不復致
疑而獨疑駁殿之非聲何也輅路皆取各聲徐以各爲
非聲當從路省按藥鐸本虞模之入聲謨从莫涸从固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主

縛从專薄从溥並取諧聲路之从各亦諧聲也說文不云各聲
益轉寫 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路之非聲何也是古
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難取樵聲讀若會徐
云樵側角切聲不相近按樵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
通鄭康成謂秦人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絲有宙音秋
从總聲茅从牙聲朝从舟聲彤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
獨疑難之樵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訴从
斥省聲徐以爲非聲按訴本从斥省字或作譟朔與斥
並从斥得聲斥與悟聲相近故許君訓悟爲逆席朔皆
以斥得聲則訴之从席聲妄矣今本席作斥乃轉寫之

譌徐氏不能校正轉疑其非聲亦過矣其它增入會意
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荊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
於此書用心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
益陋心益粗又好不知而妄作毋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跋徐氏說文繫傳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翱反切音與孫愐同
而切字多異孫用類隔者皆易以音和翱與小徐同爲
祕書省校書郎姓名之上皆繫以臣字當亦南唐人也
第一字下注云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
皆後人所加甚爲疏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此數語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去

當出於翱今繫於臣錯注之下似失之矣

跋汗簡

三代古文奇字其詳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
其略說文所收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
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
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
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邪作字之
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式式
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式式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
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式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

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郭忠恕汗簡談古文者奉爲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真蹟雜出可采者僅十之一至如嶠嶠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之夫依仿點畫入之楷書目爲古文徒供有識者捧腹爾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七

跋龍龕手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始一終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莫之改也自沙門行均龍龕手鑑出以意分部依四聲爲次平聲九十七部上聲六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殿焉每部又以四聲次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支不分曰曰莫辨箭肯入於山部鬬闢入於門部糞奔入於米部瓢爬入於爪部以八爲部首而讀武平反以一爲部首而讀徒侯反以步爲部首而讀居凌反滴音商而又音都歷反則混商於商鎬音子泉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溷

僞於雋舜則多辛複出弓則弓雜兩收麥歪爾尋本里俗之妄談爾愍生卡悉魚豕之譌字而皆錄徵博引汗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埽地盡矣行均字廣濟序其書者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題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至道三年也

跋古文四聲韻

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慶歷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鮒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卽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攷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七

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踳譌複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繆妄不經之字猶韻亦後人妄作精於六書者自能辨之

跋復古編

曩予與族子獻之論俗書之譌謂脩當爲脩薩當爲薛自矜勦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

氏校定本如擣瑗鬴韻塾劇坳辦球皆徐新附字笑爲李陽冰所加而誤仞爲正文琵琶乃挽把之譌而以爲杌把凹凸乃有突之俗而以爲坳垤突古作去後人譌爲凸字認古書作仞而以爲訛妙古書作眇而以爲紗果與突須與須畱與荅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此則誤之甚者

跋吳棫韻補

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五

文公詩集傳間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叶音母氏劬勞勞叶音僚四壯有驕驕叶音高攷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仞朱氏之叶音爲皆出于才老爾詩外禦其務吳韻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爲汝以叶務音驕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于吳也

跋平水新刊韻略

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曰壬子新刊禮部韻

略訪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淵爲何許人平水何地頃吳門黃義圖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予假讀之前載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間許古道真序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其云中和軒王宅或卽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五

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驗此書爲至治間印本也又附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壬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壬子者未知其爲淳祐之壬子當元憲宗時未嘗有年號抑皇慶之壬子歟攷正大己丑在淳祐壬子前廿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既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迴

韻據此本則迴與拯等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既不可得見此書世亦豈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諗後之言韻者

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能解後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卽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文郁之官稱耳劉淵亦題平水而黃公紹韻會凡例又稱爲江北劉氏平陽與江北相距甚遠何以有平水之稱是又可疑也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主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跋荀子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其訾訾之者惟性惡一篇然多未達其旨趣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言性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世人見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遂掩卷

而大詬之不及讀之終篇今試平心而讀之荀子所謂偽只作爲善之爲非誠偽之偽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古書偽與爲通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其證也若讀偽如爲則其說本無悖矣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蓋已兼取孟荀二義而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又不可不知也

跋呂氏春秋

呂氏季春紀具挾曲蒙篋卽月令之曲植籩篋也淮南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主

作撰曲篋篋高氏注呂書云挾讀如朕

本或作朕

三輔謂

之挾關東謂之得其注淮南云撰持也三輔謂之撰以

子攷之挾撰皆挾之譌文何以明之方言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東謂之槌其橫關西曰槪

說文無槌字卽挾也

齊部謂之持說文解字云挾槌之橫者也關

西謂之挾今本誤

持槌也關東謂之槌關西謂之持鄭

康成注月令云植槌也然則植挾槌持本一物字形雖

異實一聲之轉耳持从特省聲古書直與特通詩實維

我特韓詩作直植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故植

曲之植亦爲特注中或作持或作得亦皆爲持之譌文

審矣蒙當爲簾說文簾飲牛簾也方曰篋圖曰簾高氏亦云圖底曰蒙方底曰篋故知蒙卽簾之譌也餘姚盧學士召弓方校刊是書因書以論之

又

以越大夫種爲鄞人其說出于王厚齋而成化四明郡志遂收入人物門後來皆因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鄒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鄒人鄒鄒字形相涉安見鄒之必是而鄒之必非耶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于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重

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寶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鄒之文種曰無鄒也云云是大夫種嘗爲宛令而三戶則宛里名也種既宦于楚固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種爲楚人非越人明矣且使種而誠鄒人也則虞翻朱育悉數會稽之先賢何以皆不及種而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又何以絕不一及乎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鄒人樂史生於宋初其所見呂氏春秋注當是鄒字今本作鄒又作鄒皆轉寫之譌鄒爲楚都鄒鄒皆非楚地也厚齋學問該

洽獨此一條偶據誤本子修鄞志已辯其失并書以證盧學士云

跋淮南子

淮南天文訓稱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攷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卽漢文帝十六年也下距太初元年六十歲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後人命則是爲丁丑年亦在丙子淮南所稱太一卽太歲矣其云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則必有訛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已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重

漢時諸侯王始封皆自稱元年雖列侯亦然史記諸表可覆按或謂淮南僭號者非也許高舊注本無此語後人竄入不足信

跋論衡

論衡八十五篇作于漢永平間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拊撫至聖自紀之作訾議先人既已身蹈不韙而宜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

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于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啟之小人故

改釋名

劉熙釋名八卷見於隋志不言何代人直齋書錄解題題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當有所據冊府元龜則云後漢安南太守然漢無安南郡或是南安之譌近時校書家以司州之名曹魏始有之而釋州國篇有司州疑其爲魏初人以子攷之殆非也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圭

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章曜傳曜因獄吏上書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據此三文推之則劉君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于吳而韋宏嗣因有辨釋名之作也交州與魏隔遠不當有入魏之事史又不言其會仕吳殆逖跡以終者清風亮節亦管寧之流亞矣漢雖無司州之名而百官志稱司隸校尉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又稱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則司隸部亦可云州左雄傳稱司冀復有大水司冀對舉蓋當時案牘之文稱其官則曰司隸稱其地則曰司

部亦曰司州雖未著於甲令不得謂漢無此名也若以司州刺史名官則自晉南渡始魏時尚沿漢制以司隸校尉領州如邢題徐宣徐邈崔林孫禮諸人皆除司隸校尉不稱司州刺史也晉書地理志謂魏以河南河內河東恆農平陽五郡置司州者乃是史家追稱之在當時不過以平陽改屬司隸以京兆馮翊扶風改屬雍州耳非竟定爲司州也此書釋天篇一云豫司充冀一云充豫司冀與左雄傳文正同釋州國篇言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不言何義明司州之名出於流俗相沿未可執此單辭卽以爲魏初人也范蔚宗以釋名爲劉珍所撰今據吳志則爲熙撰無疑承祚去成國未遠較之蔚宗爲可信矣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圭

跋抱朴子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司馬彪云大芝也天陰生冀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潘尼云木槿也爾疋板木槿郭景純云或呼日及按朝菌有二解而均有日及之名菌槿聲又相近則潘說得之抱朴子論僊篇云蟬蛻校巨黿白芨料大椿本用莊子語當作日及今云白芨字之謬也子後讀朱史田敏傳言尔疋注日及改爲白及乃悟抱朴之文亦宋人妄改蓋道藏三洞四部之書皆祥符中

王欽若等所定此書本從道藏中抄出因仍其譌爾

跋潛虛

此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字畫精妙可喜本書三十六葉附張敦實發微論二十葉後有淳熙壬寅孟冬朔泉州教授陳應行跋稱建陽邵武兩本皆有闕略此所據者文正曾孫待制侍郎家傳善本也朱文公嘗見溫公遺墨多闕文而泉州刻無一字闕疑爲贋本予謂考亭不喜楊子雲而溫公是書全學太元故有意抑之非定論也南渡初以溫公無後錄其族曾孫伋季思後之季思嘗爲吏部侍郎是時以待制知泉州出家藏本刻之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毛

郡庠敦實婺源人紹興五年進士官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皇子慶王府贊讀見羅氏新安志刊於淳熙二年此題左朝奉郎監察御史當是淳熙九年所履官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門人袁廷禱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嘉定錢大昕

題跋二

跋漢書

漢書刊史記之文以從整齊後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史記一家之書漢書一代之史班氏父子雖采舊聞別創新意出於藍固有之矣然猶有未盡者如石奮傳不當以萬石爲題夏侯嬰傳豈宜以滕標目荆王賈燕王澤之篇首不必稱劉韓王信之傳端當去王字萬石君兩龔之號已載諸篇中而復繫之篇首非例也傳馮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八

一

奉世而遠述馮亭傳揚雄而追溯伯僑若司馬遷傳首不舉姓名而敘譜系全取自序之文又非例也史記以數人合爲一傳一篇之中首尾相應漢書則人各爲篇略以時代事類相從與史公合傳之例固有別矣然多承用舊文不加刊改史公作陳平世家附見王陵事今陳王各爲一篇而敘陳平事於王陵之後史公作張敖列傳附見周昌趙堯任敖諸人今張周趙任各爲一篇而敘張蒼事于任敖之後在陳張之傳則闕而不完在王任之傳則贅而無當以及竇田衛霍諸篇多沿斯失於是史公錯綜變化之文皆齟齬而不相入矣大抵史